

歷代文選

上册



I262/

518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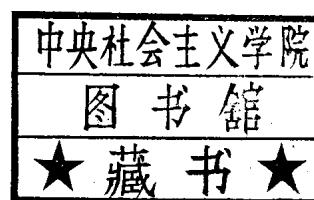
\*200302724\*

# 歷代文選

上冊

中國人民大學  
語文系文學史教研室

馮其庸 劉憶萱  
盧荻 劉瑞蓮  
李永祜 吳秋濱 選註



中國青年出版社

DK62/05  
历代文选

上册

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

文学史教研室

冯其庸 刘忆萱 芦 荻

刘瑞莲 李永祜 吴秋滨

选 注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92 14 1/2 印张 297千字

1962年9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2月北京第6次印刷

印数 369,001—460,000册 定价 1.15元

## 前　　言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我国的文学，已經有了三千年的历史。在这三千年的过程中，我国的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提高。一方面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即它的内容，不断地有所扩充；另方面，它反映现实的形式和技巧，也在不断地丰富和提高。

在我国丰富的文学历史中，散文是反映现实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我們这里所說的散文，是指与詩歌、小說、戏剧相对而言的一种文体，它包括着汉以后的賦和駢体文，也包括着那些隨筆、雜記之类的小品，为了說得比較恰当一些，我們也可以把它叫作「文」，或者說，是广义的散文。

在文学史上，我国的散文，是与詩歌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的，它的丰富多采的面貌，与詩歌也可以并駕而齐驅。在我国文学史上，曾产生过許多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在这許多语言艺术大师中，有不少就是卓越的散文家，或者，他們既是詩人而又是散文家。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比較可信的最早的散文，是《商書》的《盘庚》篇。这是商代的統治者晓

喻他的臣民的一篇文告，現在讀起來雖然難懂，但却大都是當時的口語。在這篇文告里，有一些生动的比喻，如「予若觀火」，「若罔在綱，有条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等等。這些比喻，有的至今還活在我們的口头或書面語言里。這，可以說是奴隶制時代的散文，其中已含有形象的比喻，是後來發展得波瀾壯闊的一條散文長流的开端。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一系列复杂的变更。这許多变更，在人們的思想意識里和社會的思想領域里，也引起了复杂的变化和激烈的斗争，形成了「百家爭鳴」和「處士橫議」的局面。在这一时期里，產生了《論語》、《孟子》、《莊子》、《韓非子》等优秀的諸子散文。同时，在当时頻繁的战争和統治阶级內部的尖銳斗争中，統治阶级也不斷地暴露了自己的丑恶面目，使人們增加了对現實的認識，从而也加深了对历史的認識，因而出現了《左傳》、《國語》、《戰國策》这一类优秀的富有現實意义的历史散文。从最早的商、周时代的散文，到《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历史散文，是一个长足的进展，它們不仅具有了文学的性質，而且已有了許多具有朴素的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的语言是相當生动的，而情节也往往頗为复杂，初步具有了后世傳記文学和历史小说的基本特色。例如《左傳 鄭伯克段于鄢》这篇作品，用冷峻的笔触，相当生动地刻划了郑庄公的伪善阴险的性格，而姜氏的自私、溺爱，共叔段愚蠢、无饒的权势欲，写得也具有一定生动性。作者为了加深对郑庄公的思想性格的刻划，还通过祭仲、公子呂（即子封）、颍考叔等

人与庄公的对话，对郑庄公作了进一步地刻画。总之，通过这一段历史故事，作者比较生动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阶级为了争权夺利而骨肉相残的丑恶面目。特别有意义的是，当作者对他们作了比较尖锐的揭露以后，又描写了他们「其乐融融」、「遂为母子如初」的戏剧性场面，这就加深了人们对统治阶级表面上「仁慈」骨子里却是互相仇视、残杀的虚伪面目的认识。《左传》在描写人物时，有时也颇能刻画出人物的某些具有性格特征的细节，如写齐庄公去私通崔杼的妻子棠姜时，轻轻地拍打着棠姜房门外的柱子，嘴里唱着歌，想催促棠姜出来（襄公二十五年）。写郑大夫子公为了证明自己的食指动有肉吃，竟赌气地「染指」于郑灵公的食鼎，「尝之而出」，最后终于弄到「弑君」（杀掉郑灵公）的地步（宣公四年）。写卫庄公看見己氏之妻的头发生得漂亮，就派人将己氏之妻的头发剃下来給自己的老婆呂姜作假发用，后来因为工匠们不堪他的虐待起来推翻他时，又偏偏逃在己氏的屋子里，他拿出一块璧来要求己氏饶命，己氏說：「杀了你，这块璧难道还跑得了！」（哀公十七年）上面这些细节描写，都相当生动，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性格特征，有助于刻划不同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因而增加了这部书的文学意味。

当然，《左传》一书在描写当时那些外交家的辞令和复杂的战争场面时，尤富有特色。前者如《呂相絕秦》、《烛之武退秦师》、《臧孙諫君納鼎》等，都能用委婉曲折的文笔，表达出当时巧妙的辞令；后者如《晉楚城濮之战》、《秦晉殽之战》、《晉楚邲之战》、《齐晉鞍之战》等，都能用简洁的语言，描绘出当时头绪繁杂、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历史面貌。《左传》

的这种带有鮮明的文学色彩的描写，是很早就为人們所認識到的，唐代刘知几在《史通·雜說上》中曾說，《左傳》在描写战争胜利时「則收获都尽」，描写战争失敗时「則披靡橫前」；描写国家强盛时「則滋味无量」，描写国家衰亡时「則淒涼可憫」。他說《左傳》作者的艺术才能，几乎可以说「工侔造化，思涉鬼神」，是「古今卓絕」。刘氏的評論，自然不免有过分夸大之处，但他对于《左傳》的文学性質的認識，應該說是正确的。

《國語》比起《左傳》來說，它的文学性要差一些，但是在某些篇章里，也有很好的描写，例如在《魯語》：《里革更書逐莒太子仆》和《里革諭君之過》等节里，就生动地刻划了一个敢于「以死奮筆」来违抗君命的直臣里革的形象。而在《越語》里，则更为生动地刻划了一个能够发愤图强、报仇雪耻的賢君勾践的形象，对于范蠡、文种等人的深謀远見，也有相当生动的描写，而对于广大人民同仇敵愾的爱国精神，也有很真实的反映。值得重視的是《晉語》里《晉獻公杀子和重耳走國》的故事。这个故事結構庞大，情节复杂，描写的人物形象则相当生动。这些描写，显然不可能全是当时的事實，而是明显地有着作者的想像和虛构的。例如驪姬向晉獻公所說的那些挑唆性的話，特別是夜半而泣的那些話，显然是出于作者的想像。正因为如此，柳宗元在《非國語》里批評《國語》說：「嘗讀《國語》，病其文辭而言冗，好詭以反倫」，「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蓋之以誣怪，張之以闖誕」。这里，柳宗元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批評《國語》的，然而这一批評，恰好反过来証明了这書的文学性。

《战国策》在先秦的历史散文里，也是一部有重要地位的文学性著作，它成功地描绘了苏秦、张仪等策士的形象，也塑造了荆軻、魯仲連、竊政等敢于反抗强暴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战国策》的文章，语言精炼生动，人物的对话，既能口吻毕肖，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特色，又能跟随情节的发展，层层深入，纵横捭闔，锋芒毕露。特别是它每篇的结构，都比较完整，情节往往曲折动人，颇有后世历史小说的特色。例如《苏秦以連橫說秦》、《邹忌諷齐王納諫》、《魯仲連義不帝秦》、《触讐說趙太后》等篇，既可以作为优秀的叙事散文来读，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小说的滥觴。汉代的刘向曾说过：“《战国策》所写的，‘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轉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战国策書录》）刘向在这里，已经注意了这书的文学性。宋代的李格非，在《書战国策后序》里更说：“《战国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譖誑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尙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李格非認識到《战国策》文章的感染力，贊揚它“文辭之勝”，“其說之工”，这說明他对《战国策》散文的文学性，是有正确的認識的。

上述这些历史散文，对后来的历史散文和政論文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散文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那些优秀的諸子散文。历史散文是通过叙事来说理的，而諸子散文则主要是說理，不过在說理中也有叙事的成分，而且还运用了許多寓言故事和生动的比喻。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历史散文的現實性是通过对历史的叙

述，对历史的褒贬而表現出来的，而諸子散文則主要是直接說理，直接对現實問題的辯論，也就是說它的反映現實比較直接。

《論語》是諸子散文中較早的一部，它是孔子門人对孔子和他的学生的言行的「回忆录」。是一部語录体的散文。叙事简洁，語言精炼，含意丰富深刻，是这部書的特色。这是因为書中所記孔子的言行，大都是他的門人們被深深感动过的或受到很大启发的，所以書中所記孔子的言論，大都具有格言的意味。例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子罕》），「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墻不可朽也」（《公冶长》）。这些語言，都很形象而又含义丰富深刻。

《論語》因为是孔子門人回忆孔子言行的著作，所以全書虽然只是記述孔子的片言只語和某些片断的行实，但仍旧給我們描绘下了孔子的形象。他热心于政治，栖栖惶惶地到处奔走，但又到处碰壁，他刻苦学习，誨人不倦，他謙虛而誠恳，他竭力提倡当时已逐渐不被人重視的「礼」和「德」，他到处宣传「仁」「爱人」的思想，企图調和当时尖銳的阶级矛盾。总之，讀《論語》这部書，孔子的思想、感情，孔子的举止动作、聲音笑貌，常常能从朴素而精炼的語言里跃跃然地活动起来。《論語》对其他一些人的性格，刻划也頗为生动，如子路的率直粗暴、見义勇为，顏淵的謙虛好学，子貢的聪明，都写得較为成功。尤其是《先进》章的《侍坐》一节，描写孔子师生坐而言志的情景相当生动，語言虽甚简洁，但各人的性格都比較鮮明，生活的氣息也較浓厚。

当然，从全書來看，《論語》不能作为一部純然是文学性的著作，《論語》对后来的散文虽然有影响，但比起它在思想方面給后世的影响來說，显然不如后者的影响巨大和深远。不过，从殷周时代的佶屈聱牙的散文发展到《論語》的散文，應該說同样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在諸子散文中，《孟子》的文学成就和影响是很突出的。《孟子》基本上是孟軻本人的著作，因此全書的风格比較統一，它具有縱橫捭闔、宏伟奔放的气势，它的言辞鋒利，咄咄逼人，而有时又幽默詼諧或曲折入情。

孟子的思想是儒家的民本思想，所以在維护統治阶级的統治权的原则下，他也尖銳地揭露了一些不知爱民的「人君」，他認為历史上的紂王是一个暴君，是独夫，應該受到人民的誅灭，他揭露梁惠王實質上是与别的君主一样地不爱人民，他与别的君主比較，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沒有根本的差別。他諷刺梁襄王說：「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接近了他，看不見可以被別人尊敬的地方）焉。」他罵那些帮助君主剝削人民的大臣說：「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从这些說話，我們可以看到孟子对統治阶级的揭露，言詞确实是十分鋒利的。

《孟子》的文章，十分善于用比喻，有一些比較抽象或复杂的問題，往往經過他形象的比喻以后，就使讀者一目了然。例如「挾泰山以超北海」、「緣木求魚」等比喻，至今还被人們运用。

《孟子》的文章，非常富于論辯的技巧，他常常能把对方不知不覺地引导到自己否定自己的結論上去，从而使对方沒有任何反駁的余地。

《孟子》的文章最大的特色，是那种雄辯的不可阻挡的气势，是那种說理的明朗性和形象性，是那种比喻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有时是用生动的故事作比喻），是那种严密的邏輯力量。他的文章，确实具有「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的气势，因此后来的人，常称赞《孟子》的文章气盛。宋代的苏洵曾說《孟子》的文章「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書》），苏轍也說：「孟子曰：『我善养我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寬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間，称其气之大小。」（《上枢密韓太尉書》）

《孟子》的文章比起《論語》来，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因为它不再是《論語》式的語录体，而是发展成規模相当宏大的长篇大論的散文了。《孟子》的文章，直接影响到唐宋时代古文家的文章，它在散文史上是有突出的地位的。

与孟子同时而稍后的是庄子。《庄子》一書，內篇大体是他本人的著作，外、杂篇則是他的門人或后学所作。庄子的思想是代表当时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他对新兴的地主阶级怀着深刻的仇恨，他对封建地主阶级以及那个时代进行了尖銳的批判，同时又从这些批判中表示了自己对现实世界绝望和虚无的心情。庄子思想对后世起着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和虛无主义的人生觀，給后世以消极的影响；另方面，他对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主要是封建礼教和道德觀）的批判，又往往成为后世一部分文人反对封建統治和封建道德的武器。所以对于庄子思想給予后世的影响，須要根据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

进行具体分析。

庄子的散文給予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散文的总的特色，就是那种汪洋恣肆，不可捉摸，縱橫排宕，光怪陆离和雄伟奇丽的浪漫主义风格。《庄子》的文章（包括外、杂篇在内），在先秦諸子中，是最富于想像力的。一个普通的事物，在作者的想像之下，往往现出特殊新奇的意味来。例如在他想像中的天，是「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这里不仅写出了人們从下往上看天时所見的深远莫測的景象，同时又想像了从「远而无所至极」的絕高的高空往下俯視时的景象。再如在他的想像的描写下，一个庖丁解牛，竟会神奇到「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騁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乐章名）之会。」这样，現實生活中腥臊繁重的劳动，在他的笔下，竟成为一次神妙的音乐舞蹈艺术表演。不仅如此，庄子还常常凭借他奇妙的想像力，虛构和创造出一些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艺术形象来。他說：「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綽約若处子，不食五穀，吸风飲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不受病害）而年穀熟。」这里他生动地刻划了一个「肌肤若冰雪」的縹縹渺渺的神仙的形象。

《庄子》一書对于儒家所代表的封建道德的批判是尖銳的，儒家所标榜的「仁」、「义」，他認為即使是强盜也是有「仁」、「义」的（見外篇《胠篋》）。《庄子》《外物》篇中的《詩、礼发冢》，对儒家的詩礼批判得十分辛辣，它生动地描繪了两个嘴里哼着《詩》、《礼》，却在半夜里偷盜別人坟

墓的儒者的形象。至于《胠篋》篇里罵統治者「彼窃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等，這是早就傳誦的了。《莊子》書中對那些消極對抗封建社會的隱士，也作了熱烈的歌頌。這可以拿《讓王》篇中對曾參的描寫為代表：

曾子居卫，縕袍无表（麻袍已經沒有了面子），顏色肿噞（浮肿），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把帽子戴正）而纓絕（帽帶就斷了），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决（鞋后跟就裂斷了），曳緼（拖着破鞋）而歌商頌，声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这里曾子艰苦卓絕的生活和傲岸不屈的精神，是寫得十分成功的。

《庄子》的文章，具有長江大河浩蕩奔騰的氣勢，而又波瀾重迭，變化生姿。這可以拿《逍遙游》為代表。這篇文章是在宣揚他的絕對自由的思想，這種思想，自然是應該徹底批判的。然而這篇文章却寫得汪洋恣肆，變化莫測。林云銘說：「篇中忽而敘事，忽而引証，忽而譬喻，忽而議論；以為斷而非斷，以為續而非續，以為復而非復。只見云氣空蒙，往返紙上，頓成異觀。」（《庄子因》）作為對這篇文章的藝術方面的評論，這几句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與這書的汪洋恣肆的風格相適應的，是它那丰富而新奇的語言。魯迅說庄子的文章「汪洋辟闔，仪态万方，晚周諸子，莫能先也。」（《漢文學史綱要》）這是很切當的評論。

《庄子》的文章，對後世影響很大，魏晉時期的文人，很多都受它的影響，宋代的蘇軾，也是

受《庄子》影响很深的一位散文家。

其他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其较著者，还有《墨子》、《荀子》和《韩非子》。墨子本人是不主张文学的，所以他的文章质朴无华，纯是说理。然而他十分重视论辩的逻辑性，创立了「三表」法，这就是立论时，一要考察历史，求证于古事；二要揣度民情，了解现实；三要检验效果，观察实际的应用。由于这样，他的文章论证严密，议论透彻，行文条畅明快。这种特色，以他的《非攻》上最为显著。《墨子》的文章，虽然不能说有鲜明的文学性，但它对后世论辩文的发展，是起积极作用的。他的时代早于孟子，所以他的长篇大论的论辩文的形式和严密的逻辑力量，对于孟子及以后的文章，也有一定的影响。荀子是战国后期的一位儒学大师，他的学识鸿博，因此他的散文朴实浑厚，说理透辟而又取譬精警，是学者之文。《荀子》集中还有赋篇，共有礼、知、云、蚕、箴五篇短赋，以四言为主，间用杂言，有韵，是对话的形式，文体介乎骈散之间，对后来的汉赋有一定的影响。

韓非是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文章，严峻峭刻，抉剔世情，深入隐微，具有法家的特色。另外，韓非处于他的祖国（韓国）危亡之际，而自己又不得任用，韓王遣他入秦以后，即为李斯所害。所以他的《孤愤》、《说难》诸篇，充满着愤怨的情绪。明代的茅坤说韓非的文章「沉郁孤峻，如江流出峡，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气焉」（《韓子評选后语》）。韓非也喜欢用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所以在他的集子中，还保留着许多生动的寓言故事，而且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后世

有一定的影响。

从上面概括的叙述，我們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已經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一，它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它能够叙述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能够有条不紊地安排許多头緒繁縝的故事情节，它也初步能够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人物的形象。从諸子散文中，我們也看到他們对现实和历史認識的深度，他們对人生作了广泛的探究，总结了某些經驗。值得注意的是，除个別人物以外（如庄子），这些作家，他們对现实大都抱着积极的态度，因此他們在反映现实时（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不是采取消极旁观的态度，而是对现实有所批判，在不同程度上对人民有所同情的。第二，从他們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可以十分清楚的看到各个不同作家或作品的独特的个性和风格，看到他們掌握語言的不同的技巧，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无论在叙事或說理中，已經注意到了文采，或者說，注意到了語言的艺术性，因此他們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了文学的性質。第三，开始确立了散文的最基本的形式，这就是史传文（也可說叙事文）和議論文，后世的散文，自然还有許多发展变化，但和以上两种形式都是有密切关系的。第四，我們應該注意到散文在这一时期，更多地被人們注意到的，还是它的实用的价值。即使是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艺术性相当高的《庄子》的散文，也仍然是作为一种哲理文出現的，作者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这就是說，在这一时期文与史，或者說文与理还没有区分，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作品，还有待于以后历史的发展。因此，

在這一時期，我們還不能看到純粹是抒情或寫景等類的文章。

秦代為時很短，在文學上沒有能像在歷史上一樣，顯示出它的划時代的功績。然而它却產生過比較優秀的散文家李斯。他在戰國末期寫的著名的《諫逐客書》是代表作。他在这篇文章里，廣泛地引證史實，駁斥秦始皇橫蛮逐客的錯誤措施，說明逐客一事在政治上對秦國的嚴重不利，終於使秦始皇取消了「逐客令」。這篇文章，排比鋪張，結構整齊，筆勢縱橫，詞藻丰腴，在風格上有戰國時縱橫家文章的余風，在結構和語言上，又開啓了後來漢賦鋪敘藻飾的特色，可以看出是从先秦散文到漢代散文和漢賦的一個橋梁。此外，李斯還為秦始皇寫了紀功的几篇刻石文，這種刻石文字，實際上是先秦青銅器銘文的發展。

兩漢的散文，我們可以分三方面來敘述：一是賦，二是政論文，三是史傳文。

從我們現在看來，大部分的漢賦實在沒有什麼文學價值，然而在漢代，它却是極盛一時的一種文學形式。它講究鋪敘，講究詞藻，運用對話的形式，實質上是一種介乎詩與散文之間的東西。它的獨立的形式，應以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揚雄的《甘泉》、《羽獵》、《長楊》和班固的《兩都》，張衡的《兩京》等賦為代表。漢賦的發展是有它的社會原因的，一方面因為漢代前期社會比較安定，經濟有所發展，社會物質財富有顯著的增加，國力強盛，統治階級過着奢侈享樂的生活，需要一批文人來為它歌功頌德，因此他們提倡寫作辭賦；另方面賦是一種新起的文

体，它适宜于作鋪張揚厉的描写，在这种情况下，賦的写作，便成为一时的风气。初期的汉赋作家，主要是賈誼、淮南小山、枚乘、孔臧等人。賈誼的《吊屈原賦》是一篇借屈原以自吊的抒情作品。賦中对于时代的黑暗，作了頗为尖銳的揭露，如說：

遭世罔极（无道）兮，迺限厥身（乃喪其生）；烏虖（烏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鸞凤伏窜兮，鴟鴞翔。闡茸（小人）尊显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倒悬）兮，方正倒植。

这显然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从文体上看，这是在《楚辭》影响下的作品，所以人們把它叫做騷体賦。与此相类的是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枚乘的《七发》，则是运用对话的形式，文中洋洋洒洒，夸张地描写和揭露了統治阶级的驕奢淫逸的生活，具有暴露批判现实的作用。这篇作品，与賈誼的《鵩鳥賦》、孔臧的《諫格虎賦》一样，都是运用散文的形式而在中間或句末用了韵，所以它的散文化的特色是很明显的。

初期的賦虽然沒有定型，但它的思想内容却比較好，它还没有发展成为后来那种主要是歌功頌德的作品，它在形式上也还没有趋于僵化。汉賦鼎盛的时期，是自汉武帝到汉安帝的时代，这也是司馬相如和揚雄、班固等的时代。司馬相如是奠定汉赋形式的主要赋家，后来揚雄、班固等人的作品，在形式上都是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子虛賦》是写楚使子虛使齐，向烏有先生和亡是公盛夸楚国云梦之事（楚王在云梦泽打猎的事），烏有先生說他言过其实，不應該夸耀这种淫乐侈靡之事。《上林賦》则是叙亡是公听了子虛烏有两人的对话以后，認